

星 期 日 附 送 世 界 書 報 一 張

第八百五十三號

腸風便血丸

而腸既病則不宜由大腸而下其血格
久則則身形消瘦此方係獻堂世傳秘
口則由身形消瘦此方係獻堂世傳秘

效無比治愈多人起死回生者不可勝數百中專治男婦老幼腸風下血紅痢疾便溲瀉瀉氣虛脫肛寒火不勻盤腰腹痛肚腹脹痛兩脅串疼口痢不厭飲食一切等症無論遠年近日服此丸立見奇效輕者一料全愈重者二料畢保除根每付大洋二角每料十二付大洋二元空可早服挂丸肉煎水送下忌食生冷油膩之物

下墮者。若內生孔管。四週堅硬。黃水綿綿。脾疼作脹。時發時愈。此症最難
聖門大王丸。無論男女。婦孺。逐年近日。愈得舊犯。南料管保化管除根。完全
失言。每料九元

婦科調白帶丸

此丸專治婦女經血不調。經閉不
通。赤白帶下。行經腹痛。崩漏乾咳
塞。燒往來面赤。燒腦痛。乾咳
悶。肝氣不舒。飲食減少。形瘦如柴。
一料扶危。再服二料。此丸專治婦女
經血不調。經閉不

因血氣不調。咳嗽。盜汗。夜不安眠。一切之症。服此丸
南婦人月信自調。幸女天癸自然。至矣。可解女界之患。每料二元

九
 久治不愈服此丸一付管保復
 油
 聘立條肝火下降清氣上升保好除根永無肝病之憂蓋丸每盒一元每料三元
 寶油每料三角三瓶保好除根永不再犯決不失言另有仿單
 會賢堂前門外虎坊橋迤北南新華街
 南頭路西
 外埠 函購無論多少均加郵費大
 洋二角不滿一元者不寄

廣 告 價 目					
報晚		報日		報別	
甲等	乙等	丁等	丙等	乙等	甲等
第二四版 及中縫	第三三版 及中縫	小廣告	第四張	封面 封底	頭版一地位
每行二十二字每日大洋三角	每行二十二字每日大洋五角	五十個字以內每日大洋一角一 百字每日大洋二角滿一百字不取	每行三十二字每日大洋二角	每行三十二字每日大洋四角	每行二十五字每日大洋七角
附目					
(一)登載廣告均以一日以上為單位過加半以上者照十五日者八折一月以上者七折從廉價目另議(二)字數均按大字計算用大字者照加					

北京中法大學服爾德學院招考理科新生

[illegible]

中法大學孔德學校招生

年級新生(一)及十一二級(高中部)十三級(大學部)

報名日期(一)七月十一日起至八月六日止每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四時

繳報名費(二)幼班至初小(三)初小至初中(四)初中至高中(五)高中至大學(六)大學至博士

報名時隨交最

教育部

北平國立大學招男生

(一)地點：(二)報名日期：(三)考試日期：(四)考試科目：(五)錄取名額：(六)附寄簡章一份

須知：(八)本校投考須知及簡章

附寄簡章一份

報名
 自七月十日起至試驗第一次八月廿八日
 止
 北京西單二

司法部
 農商部
 認可
 北京中國大學
 招生簡章函索即寄

▲注意 ▲詳章請看本報第四版

國立北京師範大學校招生廣告

招考簡章
報名日期自七月四日起至十六日止
考試日期自七月十二日起
繳納學費
錄取名額
簡章索取處
簡章索取處
簡章索取處

北京電話局緊急要廣告

本局於六月三十日二十四號開查該局租用電話章程第十三條欠繳欠費應依法取償有欠於所租維難引起外間之責茲為免除該局之無形損失及消弭爭執起見將該項行特欠費辦法取消仰諸辦理並登報公布等因奉此京漢鐵路於第一號起施行特此廣告

京漢鐵路管理局廣告 第一百六十七號

啟者本路前因順德以南發生匪患交通梗阻第四第五兩次軍用郵車暫用順德爲止現在運輸業已次第修復定於七月三日以前仍將該項軍用郵車展開以便行旅茲將到站地點列後往來客商希注意焉此佈

新鄉四月十四號
北平十月十點三十三分發

郵車
客商希注意
要此佈

北京十月十四點零八分開
新鄉下午四點零八分開

[illegible][illegible]

北京藝文中學招考

(一) 簡章函索即寄內附郵票一分
(二) 一年男新生
(三) 發費生
(四) 二、三年程度男女插班生

本校招收初中一年級新生，初一次考試在八月二十五日，第二次考試在八月十五日。本校並設發費名額，容納貧寒學生。簡章函索即寄。校址東城交道口電京三三五。

學級：初級科一二三四級高級科一二級每級以二十名為額。年齡：七歲至十七歲止。可隨時報名試讀。費用：外注科每月只收學費一元。初級科以上一切雜費在校內繳費。簡章函索即寄。校董劉汝楨、校長李寶樹。

校址燈市口電話東局三九一六
(五) 考期七月十一日 上午八時
廿五

北京孔教大學校招生

中學部初中一、二、三年新插班生
小學部高初兩級各班插班生
名由即日起考試日

考期七月十四日
章程函索即寄
校址甘石橋電話西局二八四

國立北京法政大學招生廣告

班次法律、政治、經濟、俄報名日期十月十日至初試
文政四系本科預科
覆試臨時地點象坊橋本簡章函索即寄

迎推從新購置德國瓷盆布置完美招待待殷勤如蒙賜顧勿任歡迎
 本主人不惜巨資就原有樓房大加改造分設男女兩部浴室
 豪華特准自掛幕以來頗蒙各界贊許內部俱備單間雙連精
 電南局 九六六 五三八 前門外掌扇胡同
 一五六四
 德 綢緞葛縐 毛織呢絨 定價從廉 格外克己
 前外前 局南話電
 要

瑞慶

樓層二四
九五二四

花素線呢
洋貨布疋
如蒙光顧
無不歡迎

同仁會北京醫院

(日華同仁醫院)

本院東局五四五
院長廿宅
副院長住宅
東局一九六
同四五三七

內外科
電話
科長
醫士
醫學博士
飯島庸德
西村泰助

[illegible]

西柳樹

第 一 舞 台

新海到歷初山
便使戲准

趙 玉 君 玉 崑 白

陳 少 亭 山 馬 蓉 草 張 介 小 樓 玉

金壽臣王奎官

張幼奇七陣風
開子芳周月來
張潤臣羅月樓
王長德小少奎
胡月亭三吉仙

本 全 地 藏 王

本院規定於六月二十五日起繼續開放並將售票時間改訂以便參觀人士詳目如左

故宮博物院繼續開放通告

▲逢星期日 開放中路乾清宮坤寧宮及各陳列室
▲逢星期三日 開放中路儲秀宮長春宮各處
▲逢星期六日 開放外東路翼宮樂書堂及各陳列室

▲每日下午二點 每券洋一元
▲每五點起 以參觀博物院優待軍人特價大洋二角

本院古物館補拓銅器拓片出售詳細價目函索即寄

升路

林仁王卿

吳喜真趙志亭

馬長春劉林奎

楊度虎禪師遺文直例

文例 壽序壽聯壽誌銘行狀傳記題跋雜文
對聯 屏條 一幅 四尺內十元
每加一尺加五元 立幅 橫幅 四尺內二十元
每加一尺加五元 榜書 尺內每字二十元
每加一尺加五元 碑志表序 寸內每字一
元 每加一寸加一元 冊頁卷子 尺內十元
每加一尺加十元 團扇 每幅十元
行楷一例 篆書加半 宣紙為準 青赤金
湖紙絹均加半 墨資加一 潤費先交

總代收處 上海西馬路四十四號 楊度遺文直例
天津法界英租界四十四號 楊度遺文直例
漢口法界英租界四十四號 楊度遺文直例
介紹處 蘇州上海北京天津漢口各大紙店

中國大學文科同學會

頃者本校同學會報告本月六日由董事七八人開會
議決取銷文科遺囑本報各社並請各社同人對此急
應共謀反抗茲定七月九日下午四時在本校學生會開全體大
會凡文科各社同人務請屆時出席為要

北今是學校學部招男女生

(日期) 自七月一日起至八月二十五日 (地址) 北新
橋南五顯廟本校 (電話) 東局三三二五號 簡章函索
即寄

胡已任著中國財政整理策

詳述(一)自滿清入關迄民國十六年財政之狀
況(二)財政整理之原因(三)整理之方策 定價
一元 西城太平湖民國大學消費公社及各
大學門房各書店出售

愛國中學招生

北愛國中學招生 招考初中一年級新生
報名七月五日起至校址 西城小 簡章函索即寄
校址 西城小 簡章函索即寄

青年會電影

青年會電影 米市 大街

為母難

為母難 注意

大注意

大注意 注意

今天日夜映演

今天日夜映演 注意

真光

真光 注意

今天日夜映演

今天日夜映演 注意

真光

真光 注意

今天日夜映演

新學界雜誌招生

六月十六日起報名七月一上課中學部即日起報名院址
才胡同六十號電話西局二二二〇 簡章函索即寄

世界要聞

日人對青島日軍開拔之正面報告

青島日軍開拔之正面報告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青島日軍開拔之正面報告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青島日軍開拔之正面報告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鄉田旅已接出發令

鄉田旅已接出發令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鄉田旅已接出發令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鄉田旅已接出發令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膠濟路之佈置狀況

膠濟路之佈置狀況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膠濟路之佈置狀況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膠濟路之佈置狀況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陸外兩省不一致

陸外兩省不一致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陸外兩省不一致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陸外兩省不一致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日政府出兵聲明書

日政府出兵聲明書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日政府出兵聲明書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日政府出兵聲明書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青島日僑之保護者

青島日僑之保護者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青島日僑之保護者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青島日僑之保護者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日使館武官昨訪王蔭泰

日使館武官昨訪王蔭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日使館武官昨訪王蔭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日使館武官昨訪王蔭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濟南日領事贊美孫傳芳

濟南日領事贊美孫傳芳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濟南日領事贊美孫傳芳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濟南日領事贊美孫傳芳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政府昨明令撤裁京畿衛戍總司令

政府昨明令撤裁京畿衛戍總司令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政府昨明令撤裁京畿衛戍總司令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政府昨明令撤裁京畿衛戍總司令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張孫軍聯合進擊膠東

張孫軍聯合進擊膠東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張孫軍聯合進擊膠東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張孫軍聯合進擊膠東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劉志陸等部反攻鉅野

劉志陸等部反攻鉅野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劉志陸等部反攻鉅野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劉志陸等部反攻鉅野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唐生智要求罷免何健 日軍對青島開拔之正面報告

祝祥本赴城陽督戰

團團的烏雲，那烏雲被風吹得緊緊迫，好像在日暮下歸來的羣羊，後面緊隨着個牧童在催趕似的。一會兒白雲鑽出來，一會兒又被一陣烏雲給擠過，變幻的迅速，顯示着風雨驟至的樣子。好在所搭的船，離岸還不算遠，所以船長一面吩咐放響警笛，一面吩咐舵師將船泊回碼頭去。

就在這個時候，又一陣陣的海風掠過水面，把海水掀翻起來。響過的警笛，在過後多時還能從遠去的海風，隱約的聽到那尖銳的笛聲。多少的小艇爲着行駛利便得快，免招惡風左右襲擊，所以牛把帆杆折斷，直衝到海岸去。

從風起後，也不過兩三分鐘工夫，但天色劇變得鐵般青黑，陰雲的海上縱橫交加的颶風，中間掀起多少海浪的飛沫來，驟然得，晶瑩得像碎粒的珍珠似的。那時，趕不上海岸的小艇，被風雨的压力逼迫，或遭海浪的翻下面而沉沒，或被南道風流擠在一起，亡命的像個空兒，竄入風流的去向，一溜烟似得便吹沒了影子。這隻離開汕頭的輪船，走回棧不久，還便遭海風了。

各船的驚慌得像一籠聒吵的小雞似的，吱吱喳喳的在喊救。

警笛又放響起來了，但這和警響只在平常能發生效力，到現在自顧不暇時，是決沒

有人起來搭救的。

在警笛響了幾次後，已擠過不少的海水到船板上來了。這隻船失了自動的航力，只板溺在海面上游移。

忽然間，在這一次警笛後，船上衆人喧雜的聲音稍，的被壓落下去似的，在那裏聽到一種悠長而虔誠的聲音：

「阿彌陀佛！佛！」

大多聽清這禱告聲時，他們的感覺好像被某種注意力給拴住了。於是那紊亂的嘈雜聲音又一度的沉寂了。念過了兩次「阿彌陀佛」後，從大多驚惶的面孔上，忽然感觸下哀憐的眼淚來，似在那最後的絕望中，作起宗教性的懺悔來。

這感動全船的並不是別個人，就是那信佛的廣東女人，同船中有認識她是郝將軍的太太。

以後，這隻船倒還僥倖的泊到岸去，全船的人也僥倖的得到安全。

郝太太來到北方後，便住在天津。她還是和她在廣東時一樣的拜佛。因為在那次遇海風時，他曾許下全船的人若得安全，她必重修佛廟宇，普渡衆生的願，所以在北京和天津一帶，花了不少錢去漆修那乾隆五年時諭令所禁修的荒涼廟宇。

一班詭計的女巫們借着這機會來游說聽多多的施捨，又拿不吉利的話來嚇唬她，說她門風祚薄，應當廣施濟濟，或者請神仙來正位才得續嗣。她回想她四個兒子相繼死去，只剩下一個大兒子和個小女兒的事來，也很深信她們說得至少有一部分理由。因此一批批的施捨舍給貧苦的人，又一批批的給了女巫們去請神。

不久，她的小女兒也病了，而且病得很沉重。女巫們整日纏着她，說她的女兒是被狐仙爺給纏住了，必須把狐仙奶奶請來才得解脫，於是她竟答應了給她們五十兩銀，讓她們去請狐仙奶奶。

自從在中庭中擺下香案來請狐仙奶奶後，這些女巫們有時硬說她們本身被狐仙奶奶附了身，躺在中庭中，劈着兩腿，做出極無恥的卑惡的行爲，口裏說些不倫不類的說話，便算請了一箇狐仙奶奶來。就這樣的花了許多兩銀錢讓她們去請，至終她的女兒既沒有見好，反倒死了。

那太太愛這個女兒，好像愛珍珠一般，因為這些女巫們沒有把她的女兒治好，她老皮氣一發作，竟聽說了這些女巫們是來騙錢的。這一下可把她的氣惱了。她把日夜出入到她家的女巫都給遣走了，並且明明的對那些女

她看作那神台不順，索性將那老佛爺神台拿作廚房去賣，結識了一夥人賭錢，起初她出外打牌，拿銅子來計算。後來拿洋錢來計算，城廂。

說來也怪，十多年的牌，可是每年，並且因為她年打牌時，她必要帶看牌，因此她越發窮了。

李大姊是個孝老媽，習氣是她每當那太太打牌後，明着說給去看，便是打眼勢，總通的賭錢。（何廷）

主人們，使盡她，訴她們，使盡她，同樣的先示與給，那些錢，好討她的，不想再來賭。這層慢說這位老婦上丁個人也輕意猶不承，李大姊每當替她

這其中的當面，更可惡的，必要在聽主人面前

自誇他那副牌底
太不知何中底
知已說不定在
百戰計勝她一
出了，如是久之，
並且虧空
賭，她使用種種
是：一來每次所
施老招便壞了
使用，批大款，
她一連碰了
天開，將旁中房
古件寶物，都將
出來賤賣了。這
財被這位老婆子

那將軍一向
掌軍機大臣時，
整理生計中最
也是他生平中道
任過海軍次長，
政事，甚是繁忙
有閒暇的時候，
家是向來不注意
正夫人雖如何傾
都不理會到，直
他才隱居在津門
錄餘。

他將他所述
不少稱贊便辭
花園。

所頭帶圈的女人，染了一身
那時時，李大姊便站在她身背
實地却不是指手畫脚
她的牌點通盤指示給她串
是常錢多時，李大姊必先告
是賭錢作弊的手段，李大姊也
洗乾淨錢很少時，李大姊也
她們在座的親友，故意給她
歡心，好讓她絕不至掉棄，
是她的欺伙夫索寵之計。

眼順的緣故，老皮氣一發作
她給了小孩去當玩物要丟，
舊勞整天整夜地燒火了。她更
原不過是消遣，輸贏也不過
後來她們一夥打出癮來，竟
越來越凶，動輒幾百元的輸
自從把那鄉賭伴打了十幾
她對於打牌一層究竟不甚高
年近花甲，兩眼昏花，每逢
布有一位媽媽李大姊來替她
覺得不到機會來練習牌裏的

[illegible]

中掘出一道深可一丈尺的溝，假山石所砌成得像個噴泉，飛濺碗轉的流入北牆下的約半圓形的金魚池裏。溪流的砌起，在上的石狀或像噴大蛇形；在下的好像遊魚擺着矯捷；穿過慢石的紫藤花，引來喚山水都笑了。不，所有最好，在夏夜，涼風到太湖石洞裏，又像那水映映的中夜天，好像一顆點綴映藏的珍珠，蛙的四爪伸出來撈抓，怪吃，成了一曲幽明夜下的歌調。

隔不遠的地方就有座涼亭，欄杆，極盡雕工之巧。那涼亭，也有二倚在松竹間的，套，園中除去松竹外，並沒有，是四季長青的尖塔松較多，只有牡丹三百。三台全是極知多少那雪梅，銀粉面及紫雲，就少些，才從北京買來種植來的，統說園中一切的情趣，極其曲折幽妙。

都在這園中消遣，有時獨飲，擺着金魚池畔。他常說他得倦怠，現時是從倦怠裏找

(未完)

賄賂去推掌的事情，可真是把「情理」翻了一個大過了。當舖裏人家的有的是錢，絕不怕攔在那兒生鏽。所以，他們雖然把許多的錢，都一時騰挪便利了窮人；但這却正是使窮人以賄賂，和認窮人以鈎餌，其結果人家却仍是一個本利的鬼。因此，他又覺得：不惟天是一個勢利鬼；而且錢也是一個同樣見的勢利鬼。

但同時他便又想：他如不當兵則已，假若他將來（他向來並不自以為老）有一日當了兵的語，首先他便要把天下各當舖裏的掌櫃和夥計們，不分首從的一律都殺個淨盡。尤其是離他們家很近的C當舖的那個大胖子夥計，應當第一把他開刀。這因平素他對他光顧的時候，他的態度和語言中都很有些不甚恭敬的地方。再或者當兵很危險，他不當兵而去作官的時候，那他也要把天下各當舖的一切財產，一律都拿來分給一般早先當過了東西的人家。

第四篇 最後的失望

上面這些是他十數年來不論在家裏或者在街頭巷角中許多洋車夫大開討論會的時候裏始終堅持不變的思想和主張。因而我們也才知道：他不惟是一個哲學家，科學家；並且他還是一個偉大的經濟家和政治家。不過

原本早就說的是：天是專門壓迫讀書者這要侮弄窮人們一個勢力鬼，所以惟願有這樣絕大的才幹和抱負，然而除掉了他餓死而不作學這窮人的痛苦外，充其量他也不過僅僅作個無名的英雄，或者僅負其苦心志而尚未得到天所降降之大任的大任的人罷了，這又奈之何呢？

一九二七，六，十四。

許濟青

生之徵菌

（這是篇長篇小說，描寫舊式家庭婚姻制之弊，及普及社會上別方面之病態。全篇約八萬言上下。作於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二號，歷時兩載，始完成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號。本來這樣長篇東西不適發表在這樣週刊上，但因一時苦衷，忍痛給發表了，實在不是作者所情願，同時希望讀者加以原諒，並予以指教，是所至盼。）

青

一

外人對於我們中國人的崇拜佛敎，以為在宗教上太涉於迷信了，自然的，在我也有同樣的感到，但那種神明的虔敬的態度，的確不是外國人所能比得上的。

以往我上妙峯山上去看那燒香的時候，我覺覺得在其中，着實的，有許多不過為添

熱鬧開去的，討饒桑紙紮的紅花帶在頭上，打扮得似個優伶的模樣，蹣跚着，坐在轎車上，唱開了二簧小齣，一路上引起多少人給他叫好，好叫得越多，他們唱得越起勁，扎牯筋都扯得背酸起來；但有許多男男倩女，有的許下三步一叩頭的愿，由山麓一直叩到山頂上去，有的簡直一步一叩頭，叩到山頂上的，這種虔誠的燒香客，我以為找到中世紀那從歐洲大陸到耶路撒冷的燒香客也沒有這樣虔誠呢。

三十年前，有一位女人住在廣東莞厘厝岡村，她從小便隨着祖母每日供奉神台三柱香，每逢時節便在起五更時候趕到廟會去燒香直到她長大出嫁後，這個習性一些都沒有改變了。

實在的，她有些慈悲心，雖然不敢不說，也許像那法利賽人的假冒為善一樣，在夏令時她要施暑湯，在冬令時調濟衣服。所以全村的人得到她的恩惠的很少。村中的人們爲着要表示感謝她的意思，所以在她家門前立了座牌坊，在橫匾上寫着一樂善好施四個大字。

常聽說廣東座船到北方來時，在汕頭泊了夜。次晨，啟碇離汕頭碼頭約三千里遠，忽然從海上遠來一個旋風，把在水中招戲的海鷗都驚散了，直向陸上飛去。從天邊湧來

巫們說，假如她遇便要拿唾沫吐她，她沒有成全她的路，所以她也就不再日日念佛了。

其實，她受環境將軍自從把，喚到不回家一趟；即使又離家遠去，所以她暇作無聊的時候，瞎眼先生叫進腔，鄰人從夢中醒來的三粒聲音，和那她因為熬不住，提意要回到南方去。

二

郝將軍原是位時，總要託酬的，和他圍坐來拇戰，人人都知道他酒量雖大，他也怪驕傲，酒量大的人，他容這是一句不合哲理，他的性格的確是愛素來就沒有作過名。

爽的話，但是，平心而論，對人總是乾脆的，多少虛偽的行爲。

要曉得他這很奇怪的事情，好使酒的人，多，呼着擺花酒，陪飲，一邊高唱，這件事好像是連在先時蔡公官場的人都是踴躍而獵花者，敢先便時時的偷宿，他出入歌妓樓，一樣。他的朋友件正當的事情，是賣皮肉生涯的，他們所以金錢指使罷了。


但他依然還勤告。後來他竟不勸告了。不過是很輕的，此不久好了，在宿花眠柳委實花柳和楊梅，倒誓不再在娼妓中打轉三個茶團便，他忽然想到要

是一位好色的人。這原是件特別在中國的風俗中，大凡半也好些。講究一點的宴會每每要漂來多少錢子一邊來才算漂亮。一酒一興「色」與相襯似的。

官吏治遊，所以很少見到有以後，這禁令漸漸的廢弛了。妓館裏，以後禁令一廢弛了中，便如同出人在自己家裏看到這樣的縱情，確不是於是再三次的勸戒他說：「凡婦女們可有幾個能有真正愛極其殷勤的事承來客，無非花柳病，而且治得還早，因此得了這個創痛後，他明白了是件正經，不幸重染了是殺身的催眠符。因此他起過夜，即使去到那裏也不過算完事。不過就在那個時候到幽室的念頭來。」

一個大戶人到處亂攪持比她們怎推輕輕？所以在二十年國，袁世凱被逐說來也是不久後他的正說三十多年的夫得那一年半載的以異心了，何況應該了。可是她性情那種乖找一個相當的可以此，也可以想見或者這是人的經驗一婦人家的地，她那乖張的性當他對於家簡直不聞不問。神官，現在不在先時一人到她屋去，要不不然便有楊超香灰那樣無主持的小庵，誰不知是因為

家，誰不願已結作這們親事？
夏天蒼蠅過要厲害的說成蟻
的放過這門有利可殺的親事
死時，他竟納了三房親事。
自從郝將軍納了第二房側室
室便起了不安分的心來。要
妻，總算是老夫妻了，比不
新夫婦才定情，本不應當再
又是一位正室，那末真不
完全的改變了她所有的性情
張，實在要想健康與字義
眼來批評一下，都找不到。由
她是怎樣一個乖張性情的
類史上還下於男子那個深淵
嫡姑心腸轉移的可怕嗎？不
情實在不只限於這樣！
庭起了異心後，她對於家務
就說到臨先時整口要打起的
佛龍前也要積得寸厚的塵。
裏便聽到上老鳳嘖嘖的聲
到小老鼠從香爐裏繞繞出來
的模鼻。至於現在呢就對比
只剩下那冷落的香案。後來
那壁深重，佛法難渡，還是



她看作那神台不順眼的緣故，老皮氣一發作，索性將那老佛爺給了小孩子去當玩物要去，結台全作廚房去當柴燒時來燒火了。她還結識了一夥女牌伴，整天整夜的外在打牌，起初她出外打牌原不過是消遣，輸贏也不過拿銅子來計算。後來她們一夥打出癮來，就拿洋錢來計算，越來越凶，動輒幾百元的輸贏。

說來也怪，她自從把那賭夥伴打了十幾多年的牌，可是她對於打牌一層究竟不甚查問，並且因為過年近花甲，兩眼昏花，每待打牌時，她必要帶有一位嫖嫖李大師來替她看牌，因此她越發得不到機會來練習牌裏的密訣了。

李大師是個頂頂嫖嫖的女人，染了一身老嫖的習氣。她是被賭局的人們給背罵的。每當鄰太打牌時，李大師便站在她身邊的後，明着說給看牌，實地却不是指手畫腳的，便是打眼勢，將她的牌點通盤指示給她聽通的賭徒。每逢帶錢多時，李大師必先告訴她們，使盡她們賭錢作弊的手段，大敲她的主的竹槓。每待她帶錢少時，李大師也同樣的先示賣給她們在座的夥友，故意輸給那些錢，好討她的歡心，好讓她毫不掃興，不想再上賭桌。這便是她的當，即使施了別一個慢說這位老嫖上是她們的當，即使施了別一個人也輕道猜不透其中的伎倆。更可惡的，李大師每當替她贏了時，必要在她主人面前

自誇她那副牌怎打得好，怎用得巧妙。郝太原不知個中底細，反把李太爺看作是心肝知己。說不定在地老皮氣一高興時，贏了百數十錢她一二十。

如是久之，她不但把地私有的積蓄都出了，並且虧空了不知多少錢。郝爺沒法了，賭，她用種種的法子去騙郝爺的錢；是：一來每次所騙的不多，二來久而久之，她老爺便嘆了氣：「你這婦人處！」便用大批大錢，究竟作什麼用途？」

她一連賭了這樣幾個釘子，便讓那異鄉的天開，將家中房契無出來典當，並且把家藏舊物賣了。郝將軍是一位好古重寶，也偷出來作寶物的。這一輩非同小可，萬萬萬的財被這位老婆子給浪蕩出去，不知有多少。

郝將軍一向在官場着忙。後來，袁世凱掌軍機大臣時，頗賞識他，於是令他在天津整理醫務所，這原是創設天津警察的發軔，也是他生平中最大的功績。天津以後，他任過海軍次長，官至將軍職。所以不是着忙政事，就是着忙於醇朋友上的往來，再不是有閒暇的時候，約幾個朋友去打茶園，對於家務是向不注意的，實有他老無聊賴及於他。

正夫人雖如何傾家蕩產，在他百忙中，一些都不理會到。直到洪憲時，袁氏被逼死後，他才隱居在津門，要追遙的渡日，樂享他餘福。

他將他耽迷的房子也多買過來重新建築，不少極講究的精緻房子，更勾出七畝地來修花園。

流，使南半邊的假山石所砌成得像個噴泉，噴出的水有三丈長寬的鰲頭形的金魚池裏。溪流的两堤盡用山石高砌起，在上的石狀或像個大浮雲，或似猛獅趨起；在下的石狀像遊鳥躍着當實倒挂，種種怪形的石狀都極盡巧妙。或者陽春三月那翠嫩形的石松籬花，引來嬌嬌的蜂聲，使這山水都笑了。不，所有最好景緻的時候還是夏夜，那流螢倒映過太湖石洞月上；那韻水月又好像顆顆披掛藏珠的珍珠，正被那金鏡的青蛙四爪伸下來撈拭，怪吃驚的掙扎出水面來。那園間的蛙聲，合成這畫稿上的簫聲，成了一曲清明夜下的歌調。

迤邐兩岸上，相隔不遠的地方就有座涼亭，四圍繞以雕石的欄杆，極盡雕工之巧。那涼亭有嵌在山壠之內的，也有倚松林竹間的，在在都不使落俗套。園中除去松林外，並沒有什麼果木樹，盡是四季長青的尖塔松較多，花台也不多，只有牡丹三百。三台全是極上品的花牡丹種，就是那雪塔，銀粉面及紫雲飛騎好種費了不知多少周折，才從北京買得門外的崇文寺移植來的。統說園中一切的精工匠才，都極其極其曲折微妙。

郝將軍日夜都在這園中消遣，有時獨飲在涼亭上，有時攤書仕金魚池畔。他常說他先時是從顯貴中得倦忘，現時是從倦忘裏找幸福。

(未完)

巫們說，假如她們再來見她一面，那末，她便要拿唾沫抹在她們給押出去。又因為觀音菩薩沒有成全她的許愿，救治好了她的女兒，所以也也不再日日的感戴的到神台前去焚香念佛了。

其實，她受環境的激勵很多。她因為那將軍自從北，順到北方來後，却一年半載的不回家一趟；則使回到家來，住不到兩三天又離家遠去，所以她心裏真實的憂鬱得很。她眼看無聊的時候，便將黑夜過街彈絃子的瞎眼先生叫進院裏唱。有時，三更半夜後的，鄰人從夢中醒來，還聽到從他家裏出來的一絲聲音，和那瞎眼先生的呻吟了。

三總因爲熬不住這無聊的生活，曾幾幾次提要回到南方去，但至終却没有走了。

二

那將軍原是位好酒的人。每當酒途已知時，總要託醵的喝個他醉。所以人家少有數個和他團坐來擲骰呼的，因為認識他的各個人也都叫他酒量大的，無論怎樣總是喝不過他。他也怪驕傲的，每每逢人便道：「凡我酒量大的人，他容人之量也大。」自然，這是一句不合哲理的話，但是，平心而論之，他的性格的確是豪爽的，對人總是乾脆的，從來就沒有作過多少虛偽的行爲。


要曉得他還是一位好色的人。這原是姓很奇怪的事情，特別在中國風俗中，大凡只好便酒的人，多半也好色。講究點的美食家，叫着擺花酒，每要叫來多少錢子，一邊湊陪飲，一邊高唱才算漂亮。一酒一興一色，這件事好像真是連環相關似的。

在先時禁令官更治遊，所以很少見到有官場的人的足跡。以後，這禁令漸漸的廢弛，而獵花音聲敢放蕩處去遊逛。鄉將軍以先便時時的偷宿妓館裏，以後禁令一廢弛工，他出入歌妓館中，便如同出入在自己家裏一樣。他的朋友看到他這樣的縱情，確不是一件正當的事情，於是再三的勸戒他說：「只是賣皮肉生涯的婦人們可有幾個能有真正愛情；他們所以極其殷勤的奉承來客，無非金錢指使罷了。」……

但他依然這樣放蕩，並沒有當心他朋友的話。後來他竟得了花柳病，幸虧病重不多，不過是很輕的花柳病，而且治得還早，此不久好了。在他得了這個創病後，他明白了宿花眠柳委實不是件正經，不幸真重染了花柳和楊梅，倒是殺身的催眠符。因此他起誓不再再娼妓中過夜，即使去到那裏也不帶打兩三個茶團便算完事。不過就在那個時候，他忽然想到要討側室的心頭來。

一個大戶人家，誰不願已結作這們親事？到處亂攪得比夏天蒼蠅還要厲害的說成媒，她們怎能輕輕的放過這門有利可換的親事？所以在二十年間，從光緒二十年後直到民國，袁世凱被通死時，他竟納了三房親事。說來也怪，自從那將軍納了第二房側室不久後，他的正室便起了不安分的心來。要說三十多年的夫妻，總算是老夫妻了，比不得那一年半載的新夫婦才定情，本不應當再惹異心了，何況她又是一位正室，那末更不應該了。可是，完全的改變了她開有的性情：她性情那種乖戾，實在要想健康與興義找一個相當的字眼來批評——都找不到。因此，也可以想見她是怎樣一個乖張性情的的人。或者，這是人類史上還下於男子那個深奧的經驗——婦人家嫉心腸轉移的可怕嗎？不，她那乖張的性情實在不只限於這樣！

當她對於家庭起了異心後，她對於家務簡直不聞不問，就說到臨先時整口要打理的神台，現在在各佛前也要積得寸厚的塵。先時，人到她屋裏便聽到老鼠磨齒咬的聲響，要不然便到小老鼠從香爐裏繞繞出來，揚起香灰那樣的模鼻。至於現在呢就對比無主持的小奄，只剩下那冷落的香案。後來，誰不知是因為那孽障深重，佛法難渡，還是



吳伯簫

◀五之刊週報日界世▶
◀號四十崗圖黃口市燈京北社須無▶
◀日八月七年六十國民華中▶
◀期四十第▶

生之微菌

「早曉得索索的戰慄了」。忽而幾陣狂風過後，從東北的山嶺上咆哮着來了一隻野獸，跟牠凶狂的咆哮，惡狠狠的叫着，好像是乳狼似的。啊！可怕呀！牠的兩眼轉動，滴溜溜的銅鈴一般，雖然在暗夜，還看得清清楚楚，閃閃灼灼，處處逼人，我於是澈皮澈骨起始抖擻起來了，那時我真不知道，是為你犧牲呢？還是想法自衛，一會兒，我的骨肉攤軟，縮成一堆了，倘若若是白天，也或看見我土黃色的面，毫無血色的肌膚吧！看看無畏的乳狼越挨越近，我的抖擻也愈來愈利害，當你美氣物物的奮然立起時，我的心已經拍拍的跳着，魂兒不知跑到那裏去了。我已覺得天驟然變得更黑了，一切的東西都沒有了，消滅了，啊！原來是我已昏迷過去了。

在這當兒，我模糊的看見，你——我的愛，與那狡猾的豺狼奮勇的決鬥，我為你奏着鼓噪的歌曲，為你抱着千分的希望 and 恐懼，因經驗告訴我：任何怎樣勇武的羊，總是死在豺狼的爪裏；就是那豺狼生病的弱的，幼稚的也有牠同樣的威權。當豺狼還在遠遠的森林裏，只要牠起首聲息微微的傳來了，羊就會祈禱似的頭用力的往地下低，四條不能支持的腿拚命的往中間湊，就是嗚嗚的兩聲嘶嘶，也會嚇到，雲雲外去。那時候你離例

外的歌與之對抗了，但是鬥不多時，終為牠銜之而去。啊！殘呀！你的腸胃迷竄，皮肉四分，我大驚的醒來，混身已汙泥迷透了。

我朦朧的，惺忪的，泡兒已浮沈在濕的草地上，身子軟洋洋的一點力量都沒有，大概是因為我兩天來除了採掘一點野菜葉吃吃以外，什麼東西也沒有入口的緣故吧。——那時候是清明的一個夏之晨：煙燭已飽燭，紅通通的好似血一般，不，你已柔毛脫，剛從遠處的東方浮出；金黃色的光線，軸射着照耀着宇宙；輕輕的白雲，自然而縹緲的飄着；徐徐的南風携着野花的幽香，時時來打動嗅官，若若往日啊，真是為它突然薰醉了。山林裏宿着鸚鵡雀為鶯，都徘徊不空中撲撲飛飛，合奏的，和自然音樂，協調婉轉，有說不出底清甜活潑，難花爆爛，盛樹參天，啊！是多麼美麗的一幅大自然圖畫！我內心之神要提醒我的注意麼？愛之神要我自然的悲哀從此開始麼？老樹白鳥鴉伴着壯健的，哇哇的聲音，特別來勸我，對我說，不知為什麼，我那一雙沒合著的眼睛忽而撲簌簌落下了——陣暴雨般滾熱的珠淚。更聽見丁丁零零的山泉，幽幽的噴流着，好似喪子之婦，深夜呻吟的聲音，我到了此時不覺失聲大哭了。左右前後的尋，覓，瞧

望，若有所失的尋，覓，瞧，望，最終，忽然，神麗的深處好像受了霹靂般的打擊，纔知道你，你，我的愛，杳如黃鶴的失踪了。同時我憶及夢中所見，更覺胆戰心驚起來。——是頗狂麼？是瘋麼？是失了神經作用麼？我瘋癲的肢體，頓時失了心的健強了！我喪魂失魄的一顆心，忽兒被熱血充溢了！精神麼？發發了！膽量麼？增加了，啊！我兩隻沒了主的脚，飛也似的跑；一雙觸了電的眼，不住的滾也似的轉；我跑下絕陡的山坡，我攀上崔嵬的極頂，我奮勇剽除棘的壓入深遂的豁谷，也有踐踏英豪的走那崎嶇險峻的路。最後我找到你，可愛的火紅的羊，奮鬥的踪跡了！我第三步並作一步的循跡走，一直到荒草蔓延的曠場裏，纔看見你，我的愛，火紅的鬍毛上塗滿了足赤的鮮血和赭黃的泥，平板板的臥在那裏，呼吸是止息了，身體却還微溫，啊！是你剛剛的逝去了麼？恨我遲遲其來呀！同時那隻可恨的，可咒咒的，凶惡的乳狼，也四肢筆直的放在離你一步的地方，但混身血臭，軀體冷冰冰的，哈！他是先你而死的麼？

那時我懇求你，撫摸你，甚至不嫌污污的擁抱你，差不多忘掉一切了。我發瘋麼？不得而知，只，我的雙眼是乾涸的，一點兒

(續)
陳光霽

淚都流不出來；我狂笑麼？對！我的確不是已的狂笑了。我笑的聲音很大，記得站在近旁樹梢上的鳥兒，都驚得撲拉的飛去了。我看見你滿口的白沫，好像開了千朵勝利之花，橫七豎八的亂毛，一根根都似奏着凱歌的琴絃；慈祥而溫柔的金色眼珠，猶如笑似的圓睜着，好像告訴我說：「我的朋友！你蒙我三四年來的辛苦，我沒有報酬的方法，現在拿這次奮鬥，這次犧牲，作我最後的謝禮吧！雖不敢設普天之下的綿羊，弱者，都像我張起反抗的旗幟，出而與壓迫我凌辱我們的豺狼相鬥，但是吾之子吾之孫，總會有一點不屈服的遺傳吧？……」——我看出你的偉大了，我覺出你更可愛的所在了，你的確值得讚頌，值得謳歌，聽！我爲你作凱旋之曲呀！

火紅的羊，我的愛！
你確是天之嬌子！
圓潤的雙眸，具有了慈母之愛；
赤煦煦的顏色，也實有太陽的炫赫。
秀理而銳利的角，帶一付虎原之勇，
象牙般勻稱的蹄兒，飽藏着鹿鹿之捷。

偉大！偉大！你不愧羊族中之雄健烈英！

鮮花的環繞麼？
日月的光輝麼？
這奇蹟也是與它並比！
容顏與俗呀！
已表示出類拔萃了；
戰死強敵了！
又豈非開古往今來的先例？
啊！不死！不死！
你確是弱者的燭火，
被壓迫者的青光啊！
我爲你擇此一個山明水秀的方丈，開掘一個玲瓏小巧的巖窟，鋪着的是落英飛絮，蓋着的芳草鮮花，羈了你，就這樣當心的罪了你。啊！火紅的羊！我的愛！你也舒適麼？滿意麼？祝福你安安靜靜的睡在這裏吧！現在你的墳邊墓旁，開遍了自由的花，幸福的花了。

拍！吃驚的醒來，原來已經夜深了。
慧妹站在牀榻的近旁，俏然巧笑的說：「阿哥！做夢麼？趕快到房裏做吧！在外面着了涼可是玩的！」——看天上繁星依舊閃閃着，水盤的月兒已斜到西窗樹影了。一個的立起，遠遠聽見禮拜堂的鐘聲，蕭蕭的報了十二下。

六月廿二日，風雨之夜，於師大。

這是他每感到了有特別痛苦的時候，便咒罵老天爺的一些話。不過，他過後却必定又起一種恐怖和懺悔的情感，暗地裏並且很誠懇的默禱着祈大有無他的慈悲。記得有一次，他剛罵了天，吃飯便把舌頭咬了，把他嚇得竟在太陽地裏跳着，口裏還不住的禱告懺悔了半天。因爲他知道：「咬舌頭」這正是驚天給牠罵了天的一種懲罰，不過每每在學過過給牠，他却又把老天爺的可怕，和他這種厲害的手段都忘了罷了。

此外，他又感到：像當舖這種企業，在表面上雖似乎是窮人們救苦救難的苦陸；但其實卻正是窮人們以救命的惡鬼。比如你要說給一當「取了他去出當」可太大，還要說給一當「再把他去一當當一吧，那那即因當時當價太少，簡直也就等於白送」。這樣以窮人向富人通貸，和富人專拿窮人們的

「窮人最容易更窮，富人最容易更富，這是老天已結有錢人連帶壓踐窮人們的一種很大的犯濫，也是他的勢力心眼的種種暴露。真是，吓！虧得你還是甚麼神靈；要不然的話，我看你怕箇直就不要臉。」

一個洋車夫 (續) 陳光堯